

肖静 何琦 少瑜 译

(美) 罗伯特·鲁勒登 著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dark, high-contrast illustration of a man with a beard and a wide-brimmed hat, wearing a heavy fur coat. He is looking down at several large stacks of banknotes, likely US dollars, which are arranged in a grid-like pattern on the ground.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yellowish-green color. The title is printed in large, bold, stylized characters at the bottom.

第三帝国de阴魂

第三帝国的阴魂

(美)罗伯特·鲁勒登 著
肖铮、何琦、少瑜 译

*

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文昌县印刷厂印刷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9.8印张 426千字
1986年10月第一版 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统一书号：10362·16 定价：3.60元

内 容 提 要

希特勒第三帝国覆灭三十年后，阴魂不散。当年的老纳粹党人，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指望他们来建立第四帝国。

美国纽约市建筑师荷尔克洛夫特突然接到瑞士银行通知，约他立即赴日内瓦密谈有关他生父巨额存款的分配问题。

荷尔克洛夫特的母亲是美国人，年青时嫁给了德国人。她对纳粹暴行深恶痛绝，便离婚带着刚出世的孩子回到美国，另嫁他人。保存在瑞士银行的文件和她前夫的遗嘱表明，这位纳粹金融巨头在第二次大战开始后，深感内疚而不能自拔。于是伙同两名高级将领，窃取了帝国几亿美元，秘密存入中立国瑞士银行，并订了一份契约，要求在战后把这笔钱分发给集中营的幸存者及其后代。荷尔克洛夫特从小就来到美国，出生证是在英国伪造的，没人知道他是纳粹的后代，不会引起国际法庭的干预，所以文件指定他为契约的执行人。但是，他必须先找到那两位高级将领的长子或长女，三个人一起赴苏黎世签字，方能取出这笔巨款。

荷尔克洛夫特刚刚离开瑞士银行家的谈判桌，马上被刺客杀手们跟踪，三番五次遭人暗算而侥幸逃命。他发现自己

成了美国国务院、联邦调查局、英国军事情报局、南美情报部门、西德警方、克格勃控制的极“左”派和新法西斯极右组织的调查跟踪目标。一场国际性的争夺战开始了，在这场争夺中，他的亲人和朋友，一个个都惨遭杀害，一些明显的敌手也莫名其妙地遭到暗算。为了保护这笔巨款，他赴汤蹈火，九死一生，最后在女友和反纳粹战士的帮助下，揭露了一场惊人的国际性大骗局，亲手除掉了在幕后指挥的凶恶敌人，为亲友报了仇。但是，散布在世界各地，打入了各国要害部门的新纳粹分子的名单，没有弄到手，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仍在进行。

序

一根根粗壮的木桩牢牢栓住潜艇。被绑缚的巨兽影影绰绰，现出朦胧轮廓，整个头部拱进北海黎明的曙光。

潜艇基地位于赫尔戈兰湾的沙雷霍岛，离德国本土大陆和易北河口有好几英里远。这儿是燃料补给站，盟国的情报机关一直未能发现它；为安全起见，连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战略家们也不太清楚它的情况。这批海底强盗，在黑夜裡进进出出，在距停泊港几百英尺海上升起沉落。它们是海上刺客，有的回到窝里休息，有的冲出去发起攻击。

然而，在这不同寻常的黎明，这艘栓靠在码头边的潜艇并非是回来休息，也不是要出海去偷袭。对它来说，战争已经结束；它担负的任务，与下一场战争的起端息息相关。

潜艇指挥塔上站着两个男人。一个着德国海军指挥官制服；另一个不是军人，大高个儿，身披黑色长大衣，衣领翻起，挡住北海的海风。但他没戴帽子，似乎对北海的严冬不屑置理。两个人都低头俯视塔下排成长龙的旅客。他们款步徐行，朝搭靠在潜艇中央的跳板走去。每到一个，名单上就划下了查讫记号，然后就被领到或者说被带到潜艇上。

有几个人独自走着。他们是例外，是年龄最大的旅客，有的已经十二或十三岁了。其余的全是小孩，其中有婴儿，

全部都抱在面色严峻的陆军护士的怀里，转交给站在跳板边的一队海军军医；还有学龄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学生，他们你拽着我，我拉住你，手牵手，抬头凝视那艘奇怪的黑船，在今后的几个星期里，这里就是他们的家了。

“不可思议，”那位军官说，“确实不可思议。”

“这才刚刚开始。”穿大衣的人答道。“到处都有消息传来，从港口，从山隘，从第三帝国境内还剩下的机场。他们成千地离开，去世界各个角落。那里有人等着他们，到处都有。”

“战绩辉煌，不同凡响。”军官摇晃着脑袋，满怀敬畏。

“这只不过是战略方案中的一部份，整个方案的实施才是异乎寻常的呢。”

“您能光临本艇，不胜荣幸，克洛森先生。”

“是我要求来的，这是最后一趟运送了。”穿便服的高个子两眼盯着下面的码头。“第三帝国快完蛋了，帝国的再生全靠他们。他们是第四帝国。他们不受平庸和腐败的羁绊。他们是SonnenKinder。①他们遍布全世界。”

“这些孩子是……”

“被打入地狱者的孩子。”高个子打断对方的话。“他们是被打入地狱者的后代，就像千千万万的孩子们一样。不过，他们又与众不同，他们将分布在全世界。”

①太阳之子。此处一语双关，幸运者或倒霉者。

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某年一月。

“旅客们请注意了，七点钟开往苏黎世的火车，由第十二道轨离站。”

一位高个子美国人，身披深蓝色雨衣，抬头瞥了一眼日内瓦火车站洞穴式圆顶大厅，想确定一下那看不见的扬声器的位置。他脸盘瘦削，线条分明，面部表情有点古怪。广播通知用的是法语，这位美国人说得不好，听力就更差。不过，苏黎世这个词他还能分辨得出，那是他的信号。一绺棕发老是耷拉在额头，怪讨厌的。他将它捋到一边，然后，迈步朝本站北端走去。

这里人山人海，过往旅客从这位美国人前后左右摩肩擦背而过，朝车站的几扇大门匆匆赶去，开始了不同目的地的旅行。似乎没人注意那单调刺耳、在大厅上空经久迴旋的广播声。沿日内瓦铁路线旅行的人，都知道自己要去的方。此时正值周末，山上瑞雪初降，空气清新而凛冽，人们有地方可去，有各自的日程安排，有要相见的人，个个都行色匆匆，争分夺秒，唯恐有失。

这美国人也是匆匆忙忙，因为他也有日程安排，要去见一个人。广播之前，他获悉开往苏黎世的火车由第十二道轨

离站。按照事先的安排，他应该顺坡道往下走，登上站台，从列车后面往前数七节车厢，然后在第一个入口处上车。进到车厢后，再数。这一次是数五个分格车室，在第五扇门上敲两下。如果一切正常，就会有一位日内瓦格兰特银行的董事拉开车门，让他进入车室。于是，十二个星期的准备工作便告一段落。这些准备工作，包括电文故意含糊不清的一份份海底电报；大西洋两岸一次次挂长途，接长途，而那位瑞士银行家又心中有数，确定了从这些长途电话中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另外，还必须绝对保密。

这位美国人不知道日内瓦格兰特银行的董事有什么话非对他讲不可，但又觉得各种以备不测的预防措施是必不可少的。他叫诺埃尔·荷尔克洛夫特。不过，荷尔克洛夫特不是他出生时的姓。一九三九年夏季，他出生于柏林，医院登记册上的父姓是克洛森。他父亲叫海因里希·克洛森，是第三帝国杰出的战略家，金融界的魔法大师，他把各种不同的经济势力融合在一起，为阿道夫·希特勒称王称霸提供了财政保证。

海因里希·克洛森赢得了一个国家，却失去了妻子。阿尔丝琳·克洛森是美国人；更确切地说，她是一个刚愎倔强的女人，恪守自己的伦理道德标准。她断定国社党人丧尽天良，是一群妄想狂患者组成的乌合之众，为首者是疯子，支持他们的金融家们唯利是图，只对利润感兴趣。

八月的一个暖和的下午，阿尔丝琳·克洛森给丈夫下了最后通牒：趁早退出国社党，公开反对那帮妄想狂和疯子。纳粹党员克洛森听到这要求，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他哈哈一笑，将妻子的最后通牒视做刚当母亲的人发出的胡言乱

语，愚蠢透顶，全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他觉得，这也许是女人自私自利的判断；她在一个软弱无力、声誉扫地的社会制度下长大成人，而新的社会秩序即将开始。

那天晚上，这位刚做母亲的人收拾好行李，带上刚生下的孩子，乘最后一班飞往伦敦的飞机，踏上了返回纽约的第一段旅程。一个星期后，对波兰的闪电战打响了；千年帝国开始了自己的征程，从打响第一枪算起，将持续九百来天。

荷尔克洛夫特穿过车站大门，顺坡道而下，登上混凝土站台。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七个车厢，有一扇敞开的车门，门左边有一扇窗，窗下用模板印了一道蓝色的小圈，这记号表明此车厢的设施比头等车厢还要高级，内有加宽的分隔小室，专门装备起来为私人秘密会议提供服务。此处保证不受干扰，一旦火车开动，车厢两头的门口都有武装铁路警卫人员把守。

荷尔克洛夫特上车后往左拐，进入车厢过道，往前一连走过几扇关闭着的门，在第五扇门前，敲了两下。

“荷尔克洛夫特先生？”隔层木板后传来了沉着镇静的声音，这两个词虽然意在询问，可话音中却无盘诘之意，倒象是一段声明。

“曼夫锐迪先生吗？”诺埃尔突然明白过来，知道有一只眼睛正贴着门中央处的窥孔凝视着他。这是一种神秘而恐惧的感觉，只不过有点滑稽可笑，所以才不那么可怕。他兀自一笑，心里纳闷，不知曼夫锐迪先生会不会象卅年代英国电影中那个险恶的角色康纳德。

门锁卡嚓响了两下，跟着是一声拉动门栓的声音。门朝后拉开，康纳德的形像消失了。恩斯特·曼夫锐迪是个矮个

子，浑身胖得圆滚滚的，年近七十，光秃秃的脑袋一毛不剩，却有一张温和、令人愉快的脸。但是，在金属框架眼镜片后面的那一双凸突的蓝色大眼，是冷冰冰的，颜色非常浅，神情非常冷。

“进来，荷尔克洛夫特。”曼夫锐迪莞尔一笑。然后，表情遽变，笑容即逝。“请原谅，我应该用英文说荷尔克洛夫特先生，德语‘先生’一词，可能惹你恼火。我向你道歉。”

“没这个必要了。”诺埃尔步入这间设备齐全的分格车室。室内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看不见床，墙是用木板隔成，暗红色天鹅绒窗帘遮住窗扉，挡住从窗外匆匆而过的人流所传来的声音。桌子上，一盏台灯端立，配有带须边的灯罩。

“离开车大约还有廿五分钟。”银行家说，“时间足够了。不过，也不用担心，会提前给我们打招呼的。你没下车之前，火车不会开动。用不着让你去苏黎世。”

“我从来没去过苏黎世。”

“将来会去的。”银行家令人费解地说道，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荷尔克洛夫特在他对面桌边坐下。

“不敢指望，”诺埃尔坐下，解开雨衣钮扣，但没有脱掉。

“恕我冒昧唐突，”曼夫锐迪就坐后，往椅背上一靠，“我得再次表示歉意，需要你出示身份证明。请把你的护照和国际驾驶执照拿出来。你随身带的任何文件材料，凡能说明你身上的斑纹和牛痘疤一类的玩意，请统统都拿出来。”

荷尔克洛夫特只觉得一股怒气冲上来。且不说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单是银行家那付屈尊俯就的神态，就令他讨厌

的了。“我为什么要出示证件？你知道我是谁，否则你是不会开门的。你手头的相片和有关我的情报，可能比美国国务院还多。”

“迁就一下老人吧，先生。”银行家耸耸肩膀以示自责，却又现出他的魅力。“会对你解释清楚的。”

诺埃尔勉强照办，伸手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子，里面装有他的护照，健康证明书，国际汽车司机执照，还有两封美国建筑师协会的信函，可以证明他作为建筑师的身份和资格。他把皮夹递给曼夫锐迪：“都在这儿，你自己看吧。”

银行家似乎更勉强地打开皮夹：“我觉得这似乎是在窥探他人的秘密，不过我认为……”

“你应该有这种感觉。”荷尔克洛夫特打断他的话。“不是我要求见你，而且坦率地讲，这时间定得很不合适，我要尽早赶回纽约去。”

“是的，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瑞士人从容不迫，一丝不苟地检查他的各种证件。“告诉我，你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承包的第一次建筑工程是什么？”

诺埃尔按捺住恼怒，既然千里迢迢赶来了，也就没必要拒绝回答他的问题。“在墨西哥，瓦利亚塔港北部，阿尔瓦滋酒家一揽子工程项目。”

“第二次呢？”

“哥斯达黎加，替当地政府干，一九七三年，是一幢邮政综合大楼。”

“你在纽约开的公司去年的毛利进项是多少，不包括赔偿损失的费用？”

“关你什么事？”

“放心，具体数字我一清二楚。”

荷尔克洛夫特只好让步，气得直摇头。“十七万三千美元，再加一点零头，”

“如果把办公室租金，雇员工资，设备费和各种额外开支都考虑进去，刚才那笔钱数就不怎么的了，不是吗？”曼夫锐迪问道，眼睛仍然盯着手中的文件。

“那是我自己的公司，雇员不多，我也没有合伙人，没老婆，没有大的债务，否则更糟。”

“会好起来的”银行家抬头看看荷尔克洛夫特，“特别是对一个有才能的人来说。”

“会好起来的。”

“是的，我有同感。”瑞士人继续说道。他把文件统统放回皮夹里，递给诺埃尔，身子前倾，问：“你知道你过去的父亲是谁吗？”

“我知道我现在的父亲是谁。①从法律角度看，他是理查德·荷尔克洛夫特，在纽约，是我母亲的丈夫，而且仍然健在。”

“而且退休了。”曼夫锐迪替他把话讲完。“他是个银行家，不过从瑞士的传统观念来看，他几乎算不上个银行家。”

“他过去受人尊敬，现在仍然如此。”

“因为他家族的钱财和他本人的业务手腕？”

①曼夫锐迪问话时，用的是动词过去时态，指诺埃尔已死去的亲生父亲。诺埃尔回答时，用的是动词现在时态，指自己的后父。

“两者兼有。我爱他，如果你有保留看法，你自己留着吧。”

“你是个孝子，这是我敬佩的一种品德。当你母亲——顺便提一句，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陷于失望之中时，荷尔克洛夫特来到她身边。不过，我把话题扯开了，荷尔克洛夫特还隔了几层呢，我刚才指的是你亲生的父亲。”

“显然如此。”

“卅年前，海因里希·克洛森作了一些安排。他频繁奔走于柏林，苏黎世和日内瓦之间，当然，这一切都避开了官方的检查。他们当时准备了一份文件，而我们……”曼夫锐迪停下来，微微一笑，又说：“我们作为带有倾向性而又恪守中立的人，对此文件无任何反对意见。附在文件上的，还有一封克格森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亲笔写的信，那是写给他的儿子，写给你的。”银行家伸手去取放在桌子上的一个厚厚的马尼拉纸信封。

“等等，”诺埃尔说，“这些安排是关于金钱的事吗？”

“是的。”

“我不感兴趣，把它送给慈善机关，他欠它一大笔呢。”

“听到这笔钱数后，你或许就不会那样想了。”

“多少？”

“七亿八千万美元。”

2

荷尔克洛夫特惊讶地看着银行家，脑袋发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车厢外面，偌大车站的各种声响，集成一股极不和谐的音调，但音响已大大减弱，几乎无法穿透车厢的厚壁。

“别一下子都吞进去了。”曼夫锐迪说着，把信放在一边。“还有附带条件呢。顺便说一句，这些条件，没有一项会令人恼火，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条件？……”荷尔克洛夫特知道对方几乎没听见，便尽量发出声音来：“什么条件？”

“条件讲得一清二楚。这一大笔钱，得纳入为世界各地的人谋福谋利的渠道，才能使用。当然，你个人也会得到一笔津贴。”

你说没有什么令人恼火的地方……就你们所知没有，这是什么意思？”

银行家一双大眼在镜片后眨巴，迅速斜向一边，表情很为难。他伸手从放在桌子一角的棕色皮质手提箱里抽出一个又长又薄的信封，信封背面有一些奇离古怪的条纹，那是一连串四个圆圈，看上去好像四枚黑色硬币，固定在封皮盖的边缘。

曼夫锐迪将信封从桌子的一角拿到灯下，那黑色的圆圈原来不是什么硬币，而是蜡封的印记，没碰过，完整无缺。

遵循卅年前接到的指令，这个信封——它与放在我这儿的你父亲的信不一样——不能由日内瓦的董事们拆封。它与我们准备的文件是分开的。据我们所知，克洛森本人也不知道这个信封。他在信中给你讲的话，会证实这一点。这信封在你父亲的信送到我们手中后几个小时才到达，这是我们与柏林方面最后的一次交往。

“什么玩意？”

“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被告知，说它是由几个知道你父亲所作所为的人联合写的。他们相信你父亲的事业，大力支持他，并认为你父亲从各方面看都堪称德国真正的烈士。我们受命将这信交给你，没有开封过。你在见到父亲的信之前，要先看看这里面写的是什么。”

曼夫锐迪把信封翻转过来，信封前方写着有字，是手写体德文。“你得在这行德文下面签字，以说明你收到了这封信，与要求完全相符。”

诺埃尔接过信封，拼读那些他一点不懂的字。

Der Brief ist mit ungebrochenem Siegel empfangen worden. Neuaufbau oder Tod.

“这上面说了些什么？”

“说你检查了封蜡，感到满意。”①

①信封上有两句德文。第一句大意是：此文未拆封，完整无缺交收信人。第二句是：重建或者死亡。这是新纳粹分子的誓言或口号，曼夫锐迪故意隐瞒，未将第二句译成英文。

“我怎么知道？那很难说。”

“年轻人，你是在对日内瓦格兰特银行的董事讲话。”瑞士人并未抬高嗓门，但话音中含有责备却是很清楚的。

“相信我吧。何况，即使你不知道，又有什么关系呢？”

荷尔克洛夫特估计关系不大，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令他不安：“如果我签了字，你要拿它干什么用？”

曼夫锐迪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拿主意要不要回答这问题。他摘掉眼镜，从兜里掏出一块绸手帕，擦擦镜片，最后才答道：

“属纯法律委托，无可奉告……”

“那好吧，我签不签字，也不受法规约束。”诺埃尔打断他的话。

“让我把话说完。”银行家一面辩解，一面戴上眼镜。

“我刚要说的是，它虽然不可外传，但现在已经毫无意义了，过了这么多年了嘛。按规定，我们要把这信寄到葡萄牙塞辛布拉的一个邮政信箱，在里斯本以北的埃斯比切尔角地区。”

“为什么毫无意义了？”

曼夫锐迪摊开手掌：“这信箱已不复存在，因无法投递，最后将由死信处理部门转回到我们手中。”

“你敢肯定？”

“真的。”

诺埃尔伸手从兜里掏笔，把信封翻过来，再次看看封蜡。封记的确没人碰过。他心想，拆没拆过，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把信封放在面前，签上自己的姓名。

曼夫锐迪抬起手：“你明白了，信封内所装，与我们参

与起草的由日内瓦格兰特银行准备的那份文件，毫无关系。没有人请教过我们，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信封里装的是什么。”

“听起来你有点担忧不安，刚才你还说没什么关系，是多年前的事了。”

“狂热分子总是令人不安的，荷尔克洛夫特先生。虽然已成往事，再无多大后果影响，但我的看法仍然未变。这是银行家的谨慎。”

诺埃尔动手拆封蜡。年代已久，蜡印变硬，费好大劲才把它掰下来。他撕开信封盖，取出里面唯一的一张纸，展开来。

由于年代过久，纸已经变得硬而易碎，原来白色的纸变成淡浅的棕黄色。这是一封英文信，用的是一种奇特的日耳曼式大字印刷体。墨迹已经褪色，但仍可以辨认清楚。荷尔克洛夫特在信的末端查看签名者。此信没有签名。他开始读信：

从此刻开始，海因里希·克洛森之子将接受考验。有人或许得悉日内瓦计划企图阻止克洛森之子的行动，他们平生唯一目的将是杀害克洛森之子，以摧毁由他父亲，由那位巨人孕育的美好理想。

此事不得发生，因为我们，我们所有的人都曾经被人出卖，世界必须知道我们原来的真实面目，而不是象叛徒们把我们描述的那样。那只不过是一付叛逆者的画像，决不是我们的，更不是海因里希·克洛森的。

我们是狼穴的幸存者，我们要洗刷沉冤，我们要恢复被窃走的荣誉。